

僊居集卷十二目錄

文內編七 雜記十三首

宋 瑞井記 王珏 委羽山志

元 運司同知賽典赤公德政碑記 柯九思 兩浙鹽法志

安雅齋記 柯九思 丹邱集下同

竹窩記 柯九思

明 望鶴樓記 顧碩 三台文獻下同

江湖勝覽記 王一甯

盤谷推蓬圖記 王一甯

遊南嶽記 應良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目錄

方正學先生祀記 吳時來 府志

嵯縣修學宮記 吳時來 嵯縣志

馬令去思碑記 徐恕 萬厯顧志 鄭志

烈女坊記 應存卓 府志 顧志 鄭志

國朝 克復仙居城垣記 王魏勝

僊居集卷十二

文內編七 雜記

宋

瑞井記

王 珏

歲景定癸亥冬余偕杜生用之抵巖邑訪李生景文景傳二生款余於委羽山中因尋二徐故蹟竟不能得是以傷道學之淪喪弔芳躅於蒿萊徘徊悵望者久之已而相與抵空明洞天時日方午風颯息因留洞口拂石坐譚黃白之事俄有一樵叟亦息肩於茲焉致辭曰諸君子能談神仙亦知此中琪樹所植之處乎予輩謝弗知叟指曰此前穴者是其處也閱歲久遠忽一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一

夕爲風雷所撥里人斧以爲薪析之有文彩焚之有異香家人驚訝舉而棄之江自是無琪樹矣予曰有是哉是瑞也夫地能產異木或者下有異物乃命奚奴掘之甫尺咫得方石無纂須臾有泉湧出其味清冽甘美二生以爲此地宜井遂命工鑿之因名曰瑞井云嗟嗟物之榮枯有時出處有數向使予輩不至斯地不遇此叟則琪樹無徵醴泉閉塞矣固知士有才抱德巖居穴處者不遇明良延攬則終於草萊而已孰得如是井之名於世也因作瑞井記

元

運司同知賽典赤公德政碑記

柯九思

至正二年秋九月余抵嘉興郡遨遊海上久之遂得從容諸父老閒頗聞賢大夫事有一父老告余曰孰有若鹽運司同知公之賢者哉余問同知公何如父老曰嘉興舊榷鹽後分爲五場鹽歲額九萬餘引比年亭戶憚之亡匿者眾額既不減而必於取足是以重困今公以分治來莅於茲疏通塞闕興理廢壞政修弊革所屬稱治吾固不能一二數以悉姑摭其善之大者以告公言鹽於國爲厚利於民爲大病急之則民怨緩之則政弛乃先吳條教嚴立期約復加以寬恤勸使趨事於是民感奮相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二

率盡力以奉其令無有敢後者且諭之曰吾榷鹽充數斯足矣若求羨餘以希秩賞則吾弗忍爲也民益大喜越數年不鞭笞一人諸場鹽皆告足公持己廉潔旦坐廳事退卽闔門獨處不可干以私嘗自言曰吾家蒙國厚恩自祖及父得叨恩典至吾四世洵更顯要而蔑有報效又何敢以私計負國家眾聞公言皆感奮每歲有私鬻者匿聚海島根連黨結捕弗能止時有被執者公既鞠問無寃狀卽以其罪狀遣之弗他及顧謂吏曰人情大抵不欲卽刑不幸罹於法吾惟按罪治之而已又何忍毫末輕重於其閒也人皆以長者稱之凡公所爲專務寬簡深得政體居鹽司之職而其設施有若漢循吏民共戴之不啻父母

將圖礪石求時之文人書其顛末以示後俾勿忘盍遂記諸予聞之欣然曰知德者在於閭巷知政者在於草野無他以其論至公也今以公之賢在爾父老咸稱頌無閒言而又值余之來接於見聞可信不疑也安得靳予言哉昔公常爲戶部郎中其先勲宿望已爲朝廷所推重今將奏課最陞寵秩不出守列郡則入爲從官父老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乃舉誦烈以文於石寄日後無窮思亦宜也公賽典赤氏名脫歡察兒字彥明書吏吳允奏差木八刺沙實從公來皆以賢敏著稱余旣以父老之言紀其實又繫之以詞曰

有赫五胄所於咸陽傳及父祖奕葉重光篤生我公克繩克繼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三

忠勳孝友宜祿以世乃司泉幣乃貳版曹洵揚前烈令聞孔昭天子曰嘻我其汝試鹽政實繁汝往以治公來舒艱不愆於儀有法有恩有守有爲公出覽視郡益無擾商曰予利民曰予保商旅出塗蜂聚雲屯百用皆萃民莫不奔彼鹽如砥尸之者誰伊民之力豈不爾綏王事禮勅溫以其儀肅以其威弗剛弗柔政用以宜大姓之家必有規矩公其承之是則是取詢及黃髮僉曰公賢公有格言載誦載宣勒之貞石炳耀日星後人之式

安雅齋記

柯九思

江左故家克世先業不易其心而流於俗者予得一人焉曰華齋曹君繼善繼善嘗名其讀書之齋曰安雅蓋取諸荀卿氏之

說先是予與侍書學士虞公同朝見其大書安雅之匾以遺君予故異之及來吳中知君爲宋文恭公東畝先生裔孫君之祖父著聲大學登仕版顯於時及君之身讀書自樂不汲汲於進取求合乎古人之正其當於措置而篤於守道者歟君之居也挹九峯而俯三泖當占吳松之勝居之西徧構爲是齋內則左圖右書筆床琴几而文綺之飾不置焉外則鑿池貯泉環以梅竹孤松挺秀而桃李之豔不植焉其沖淡蓋出天性真安於雅而名實相須者哉故爲之記

竹窩記題管夫人竹窩圖

柯九思

新安居萬山中景幽而深水清而駛林藪翁鬱居者翛然有林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四

屋洞天之致雖仇池武陵亦不是過予於辛亥冬初以王事之歎陟峭巖漸人蒼莽時草木凋瘁修竹夾道青翠森立望之可百里也已而西風蕭颯聲掩箐籟令去國懷鄉之思愴惋於悒有莫以告人者旣而歲杪東歸復由是道則風霜凜冽山川失熊而竹獨能轢冰雪泊晴烟漏素月相傍於松風澗水之涯予方馬上賦詩時感夫山村野屋凍栖塵斧而青紫椒房之弗聞者壬子春復抵於此時維和煦萬象熙明流日生金飛雲瑩玉條風初扇音樂鏘鳴蓋有物各得所如點之浴沂風雪不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吁往復者三而感以時異其孰歷此而同予情哉歎有俞子名仲字紹南者壯遊之暇構居竹源棖棟結覆無

一非竹則夫篔簹蒼菌鐘籠篔簹固皆爲壁爲戶而爲牖也豈
獨羨夫嶰谷淇園而已耶因號竹窩情景之會殆與陶籬謝池
同一機耳亦莫可以告人也夫俞子之靜與予之動得若相反
而其憂其樂不知其相若否耶遂書以爲記異時策筇逕造竹
所整琅玕之節披簡閱之當不爲生客矣又從而歌之歌曰箬
竹兮修修碩人兮好速卜築兮林之隈結窩兮藂之幽廊繚深
兮往復尉爽颯兮涵秋境匪僻兮闕密徑迂迴兮息遊靜以壽
兮弗老節歲寒兮與儔吾將謝塵纓兮吾簪投樂與子兮忘憂
奎章閣博士丹邛柯九思撰并書

明

望鶴樓記

顧 碩

登高遐眺而慷慨懷古者此士之常情因其所有而有感焉則係乎其地此吾邑王澧泉望鶴樓所由作也邑東行二十五里有吳蔡經遺趾及其九井由井而東有麻姑山距井五里而近山之右爲巨野野之東曰下角西曰懷仁原田衍沃林木暢茂應氏之族及吾宗世居之澧泉本台城人其嚴父教授公嘗遊吾邑而樂其地之勝買田築室以爲別業中其野而處與管祠相密邇澧泉由三衢解官歸遠市塵之喧雜因徙居之結樓四楹以爲游息之爲而揭以望鶴茲非慷慨懷古者歟按仙居志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六

唐管供奉持使節祠凝真宮過茲野遇一女子甚靚麗不悟其爲麻姑也化鶴而去因爲之悵望墜馬卒葬其地墓有靈芝之瑞遂祠之今去供奉六百餘年疾疫旱澇禱之輒應固未聞有作樓而懷之者也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澧泉之謂歟澧泉生元承平時爲貴介公子讀書有志尚仕爲巡邏之職雖位不稱其德而弭盜安民一巡司之地賴之遭時叔未遂不復進取際茲盛明而年已耆艾得以徜徉山水間其於登高遐眺俯仰陳迹詎不希仙哉抑聞之蔡經嘗從王方平學仙後遂拔宅而昇澧泉豈方平之裔邪若然則仙風道骨其來有自他日翩然輕舉尚能及其鄰與否也樓成而落之予嘗預坐末因請記而

書之

江湖勝覽記

王一甯

目之接於物者皆覽也江湖之上商賈之往來仕宦之驅馳皆謂之勝覽可乎予曰賈者以利仕者以名爲利與名皆不得謂之勝也無所求於外而獨有得於心者是之謂之勝也然亦有覽之而無所得者焉彼覽之而無所得者彼見夫山之高水之大而爲之駭目喪魄且不暇又孰知其爲勝哉若夫學固乎內而心欲求通行修於家而識有未廣必有待於見聞以益之如是而遠遊觸於目者足以開其心曾聞於耳者足以廣其知識充充然有得然後謂之勝覽也新安詹輝彥文者積學於家有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七

年矣聞天下山川之大京都之麗城郭之堅皆不可以名言者今吾如坐井中所見者惟井中之天耳其天之所以爲大地之所以爲廣皆不可得而知也有志乎四方而未遂時其外舅程公爲副都御史彥文乃攜書戒裝省之出嚴陵挹釣臺之清風下錢塘覽東吳之壯麗登姑蘇之臺歷北固之山浮江渡淮遡呂梁之險望鄒嶧之秀由是道平原亂衛河遨遊京師則天下之所以爲壯爲麗者一覽而盡得之高者足以發其卑大者足以發其隘麗者足以發其質然後見之於言行發之爲文辭皆非向日守廬者比此彥文之學所以有進也此所以爲勝覽也予與都憲程公有同年之舊又喜彥文之學於是行而益進遂

爲記其勝之大者知其所得者亦大也

盤谷推篷圖記

王一甯

梅之爲物著於書詠於詩者以實弗以花也至於屈大夫賦離騷謂其多識於草木之名而獨不及於梅是並其實與花而遺之矣何古之人嗜好有弗同歟下迨中古韻士逸人始盛玩其花而遺其實非反古之好蓋亦有所取也稱其實者言其用而玩其花者尚其質也當草木搖落之後羣陰始剝之時能消息天地之理得雷復之先氣巋然於荒山窮谷不爭妍競麗於名園勝圃其色瑩潔芳鮮其香遠而益清其標淄塵不污疏瘦而有韻其操禦攘冰雪而不畏蓋有君子之風焉所以取而好之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八

宜矣盤谷去臨海東五十里錢君士治世居焉谷多紅梅花盛開時山麓水涯望之迷遠近臘雪未消斜月將墜君艤小舟梅所推篷流視久之乃已如是者不知凡幾往矣旣節推新安縻於官守一別向十餘載而往來於懷不能已政暇告其守從吉從吉善寫梅者遂彷彿其篷中所見之景爲圖以遺之披玩之頃而盤谷幽勝一覽而盡得之報政赴京徵予爲記古之人於梅有巡簷索笑或攜一童一鶴踏雪以賞未聞有駕舟雪後推篷以觀者也其爲好孰甚焉昔何遜在揚州廡舍有梅日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不已因請再任比抵揚而花正開終日徬徨樹下千載以爲美談今君之於盤谷又桑梓之所當恭敬者也

其爲思之尤宜他日引年歸谷構三休亭於溪十必徬徨其下不知與遜之興誠爲何如也君爲新安有潔操以清白著聲遠邇人謂其有得於梅固有以夫是又不得不錄之也

遊南嶽記

應良

良嘉靖壬辰十二月之官廣右過衡山故人石屋彭君宰茲邑爲東道主時嚴雪不易登君以所修衡嶽志見貽舟中覽之遍臥遊而已甲午夏四月良以進賀北上初六日次衡陽大雨及至衡君時已陞常郡判未行來訪予舟中雨亦霽喜甚初八日肩輿往君已待予開雲樓偕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祝文肅謁廟下禮畢而雨少頃將登山復霽喜山靈之歆格也迺若山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九

川之形勝宮殿之雄壯氣象之崇嚴則岱嶽南鎮所無惜傾圮極甚何以安妥神靈經始可勿亟邪稍西爲胡文定公祠邇年諸君子復謀於君創集賢祠通祀李鄴侯韓吏部陳了翁胡文定致堂五峯胡澹菴朱文公張宣公禮也自麓由北崖而升中途有半山諸寺湘南有僧閉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屋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峯峯頂有寺老屋支柱前堂後寢皆佛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神祝融氏之神二牌位於萬歲牌之兩隅此蓋唐宋已前必有而後漸湮缺典也稍北爲觀日亭稍西則太陽泉石檢引泉不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饍尋泉之源凡一里則爲絕頂衡之高極於是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

羅施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溱滄可見東連江閩南撫八桂
五嶺皆掌圖中而七十二峯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窮極躋攀
固在目中矣若衡之所起則須彌岷峨滇貴至廣若右象郡之
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
之江夾從而來至衡陽漸起岫嶺諸峯峙爲嶽頂此天地陰陽
之交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爲湖南諸郡國以止於洞庭
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一本萬殊之大槩如此翼日由南崖而
下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奇清絕長沙羅朝嶽五六輩離
家四五百里讀書其中嘉其志坐移二時迺別抵麓詣集賢謁
羣公先正瞻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張紫巖故丘文定五峯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十

紫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考惻愴躊躇慨然興歎又嘗聞南極
人入三十六度不可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極
老人星誠願宿宿信信焉皇程有嚴不敢稽也旋車風物攬接
不暇兩行十五里抵暮登舟大雨如傾向非借此二日之晴則
此山此生容易躡屨豈非奇緣哉惟恆岱嵩華分統北直隸山
東西陝洛五省而南嶽獨治十省蓋南畿楚蜀江閩滇貴二浙
二廣皆古全楚舊域地之廣大迥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
靈故我聖祖起自南服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夏
周漢唐皆專擅北條之勝殷周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勝
唯我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總條貫視古獨盛宜乎億萬斯年

與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河之南北論然則衡之
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噫茲未之前聞請紀遊焉匪直酌公
平生大觀起千古遐思亦忠臣孝子無窮之心也感斯言作遊
南嶽記

方正學先生祠記

吳時來

甯海故有正學先生祠在臥龍之崗歲久浸剝隆慶壬申侍御
南昌謝君廷傑以巡按至下有司凡名賢祠墓亟加修飭會新
君嗣位追祀忠賢而於革除諸臣尤申明表章命所在立祠祀
之於是知縣陳然奉行惟亟改建於縣治之西以謝君命徵時
來記諸碑來惟若先生者其學宜從祀孔子廟庭不啻一郡一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十一

邑之享也而祠將自茲以始因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焉詩曰
天牖民衷知能惟良有氣浩然五典三綱人愛其私如水無坊
假託管晏懿德以戕天挺先生昭世鸞鳳篤信好學希聖皇皇
何以揖讓仁義之鄉何以蘊藉周公之堂發爲文辭天織錦裳
抽奇闡秘不滯秕糠內焉以直外焉以方箴銘雜誠曷弗允臧
臥龍之崗爲今首陽豈其首陽闕其芬芳微言大義克配宮牆
惟茲里宅誰其表章觀風弔古爲世立防欽於來哲祀典未央

嵯縣修學宮記

吳時來

嵯之昉有學東山之麓旣以水患徙山之嶠惟山受雨於木易
蠹惟高受風於瓦易毀自嘉靖初一修復迨今六十年棟折椽

崩矣萬歷八年丹徒姜侯克昌來爲嵎令諸博士列狀請亟修理侯申請三臺咸報可而督學使山西劉公東星守紹真郡四川傳公寵督課尤勤委新昌劉侯庭蕙計其工值侯乃悉索諸賦奉編所積若干不足益以學租廢寺田價又不足益以金矢之贖而訓導傳遜慎而有心計爲綜理之侯與教諭章木訓導王汝源以時視其勤惰先正廟後簷六柱以石爲之避雨也次廊廡次戟門次泮池神座故用木易以磚經始於萬歷九年三月戊寅落成於十年五月丙寅諸博士以廟貌之曠有年賴侯以炳煥於邑中得有瞻依惟士暨民靡不樂觀厥成於己與有榮施相與礪石命諸生尹紹元王嘉士徵余爲記夫學校爲賢才所自出政之首務也侯是舉得之矣諸博士與弟子日游宮牆戴侯之功思以服侯之教應必有自致以終侯絃歌之教者侯爲嵎救偏補弊節穴費以惠窮乏事多可記卽修學其弛張克復可概也

馬令去思碑記

徐 恕

縣令之職於民最親能親於民民斯親之未有於民不親而民能己親者欲爲聚惡爲去所謂親也合而樂去而思所謂民親之也予於邑侯馬公見不愧於厥職予邑見直道之民侯至自辛亥秋未幾撫按思質王公劍門趙公鳳巖陳公以循良之德純潔之守國珍之器文章政事之才交章薦之甫三載召爲地

官尚書郎閭鄙之人士久安侯政忽命下咸皇皇走相謂曰予屬事邑侯多矣愛予邑之深待予邑之厚自侯未之前聞也侯在今恩在予身他日在予子予孫侯去誰復父母予者因扳轅泣下既拜以別躊躇眺望始返有杖者百餘人返詣徐子猶戀戀不忍釋徐子曰天子置吏詎私一隅課最者進俸覃厥施疇惟表侯偉績鐫於通衢爾過頌之以慰爾思爾子孫世誦之以永爾思不朽在是矣奚以留爲皆懽然曰自予心愛予身愛予家而莫予遂也侯廉靖率下互以始終無侈靡縱好無肆情以求於民厚予財不困者莫侯若也均節勞逸酌量有無勢族無擅利村市無追呼養予力不盡者莫侯若也昔有精吏治者於教化未遑侯崇鄉哲表名宦佑善務滋懲惡務斷士氣用勵漓俗用淳凡綱紀文章罔不備具凡舉措因革凡喘息寤寐念慮罔不在民數年間予得帖然無事熙熙以卒歲者侯賜也亟如子言差慰予心徐子曰初侯之施予邑非爲今去而爾思也心於爾不置耳爾之思於今非復有覬於侯也心於侯不置耳施者思者心若是於古之道庶矣哉予嘉其以古道相與也記所言於碑使頌之侯名濂錫山人以書魁於鄉登庚戌進士第哲而豐詞氣恂恂然至法所在屹不可撓望之知爲仁人端士也由予邑遷今官方嚮用未艾云

烈女坊記

應存卓

余謂孟子性善之說止兩言而定曰所欲有甚於生故雖生不爲所惡有甚於死故雖死不避夫人之欲惡莫如生死乃又有甚焉者蓋天地正氣特出於塵世欲惡之外此本來之性不待學而能者也觀於顧烈女信矣夫烈女閨門女子豈嘗觀典籍達古今哉而一時抗節捐生則有塞乎天地而光乎日月者謂非天植其性而不汨於人耶烈女姓顧名惜寶係仙居縣懷仁鄉顧宏鈇女嘉靖中島倭內訌迄三十七年戊午四月十二日倭萬餘經仙居縣人懷仁鄉時烈女年十五未字聞倭至隨其父母及外祖父母舅舅等離家避之行數里倭追逼之同行諸骨肉各自逃生不能相顧烈女與使女阿香俱被執烈女美姿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十四

色賊操刃拘驅之甚急女私與阿香語曰予二人不幸罹此計惟一死耳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乃佯順之以給倭行百步餘至小桐山側坐口湖層崖百丈旁矚深淵人不得肩行離倭數尺許女復語阿香曰吾得死所矣阿香曰爾若肯死吾豈獨生乃同投湖中而死倭相顧駭愕者久之少頃白日陰霾風沙障人如傷烈女然一時通邑聞之而薦紳詩章行路口碑稱歎籍籍無不哀且服者萬厯甲午邑令以其事上之郡守轉聞於督學監司暨直指中丞覆覈再四具報如初乃集議題請得旨捐公帑若干金爲之樹楔於坊余因歎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人有談說名節而惴惴利害遂奪其志者而婦人女子於變起倉卒

時乃能毅然捐軀若棄一羽不惟自完其節且同行之女亦感而與之俱死此尤難之難者吾台夙敦節義卽往昔杜氏二女暨盧鄭諸公死節靖難時兩氏女亦以身殉之迄今凜凜猶有生氣茲烈女之死真可以追前烈風末俗而愧夫鬚眉男子之懷二心者且烈女之初亡也名聞遠近但以兵火騷動官民旁午於風教事不暇修舉經四十餘年烈女之弟顧義派痛姊抱義而死欲以傳之不朽乃捐貲財竭心力以其事哀鳴於官竟得達之當宁而蒙旌異日且義派之心尚不能已又於帑金之外增以己財建石亭於楔側扁曰精貫日月義植乾坤夫兄弟姊妹之情比之手足然人心不古每於生存尚有競財產靳囊

囊而構怨若寇讐者孰能於已死之姊尚多方以圖表著之而使傳於永永哉昔李世勣自爲粥進姊以致燎鬚人皆多之然亦友愛於生前耳未能如義派如姊死已久而至情愈堅且閭閻之節竟得達於楓宸則爲力甚艱又不止於粥而已聶政爲嚴仲子報讐其姊不愛其死而彰弟名事亦奇矣然一時慷慨之氣質以中庸未必允協豈若烈女與義派之事粹然其無以議乎蓋烈女芳名常存義派實行可法勁節高誼萃於一門其義正其氣剛其倫厚其事難不惟闐闐委瑣之流莫之與伍卽李世勣聶政姊弟且在下風是真可以光青史而維世教者也再廉義派行誼可紀庶幾古之隱士非止一端而多方養母之

孝尤人所難且儉於處身勤以立本豐於甘旨愛篤友于鄉評
素所推許今家無厚積而於姊之旌楔仍不靳貲力人於是益
信之重之也故於烈女碑記末而併及之是舉也中丞任邛劉
公元霖直指汝漢彭公 督學監司宛陵蕭公雍姑蘇伍公袁
萃閩中洪公啟睿郡守長沙閩公邦豫章簡公繼芳温陵陳公
亮采邑宰晉江王公明齧貴池汪公夢說蓋始終其事大裨風
化所可惜者阿香之節與烈女同但不知其姓難以請旌竟不
得不已後之君子尚深懷憾於此也遂楔諸石

國朝

克復仙居城垣記

王魏勝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申刻粵賊僞侍王李世賢率其黨數十萬突入仙城陷之余家避南溪明日入山婦女隨至下染居焉廿九賊大股赴郡城踞吾邑者近萬人下令招安鄉人斂財物走遺曰貢不校多少犒以酒食給一紙曰招安帖又二三日出其貨於西門之外俾城外人以洋市不數日而城中之物俱入鄉間矣又令鄉間人進城給一紙代括錢米名曰鄉官人給一帽一短衣紅洋布爲之每都派錢米數十百或千貫石不
等城以外亦騷然矣踞城兩賊首一爲李延徠僞爵延天義湖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十七

北人一僞爵結天安廣東人與李世賢同姓皆曰王宗凡賊皆呼大人兩賊首呼老大人李世賢則呼曰王刻皆木刻長五六寸或尺餘不等蓋僞職愈高則僞印愈長也先是鄉間尙靖自十二月十八日世賢旋自郡回金華西鄉皤灘鎮有地豪不服世賢留其黨六七千人駐焉一以通金台之路一以壯城賊之威而西鄉亦遭荼毒矣吳玉叔琮者與賊有隙賊弗喜也城賊有與屯田市卡汪某善漏其言汪以告瞿然曰非我殺賊賊將殺我遂以克復約諸同志詣南溪商余弟翰及余等三數人東南北三鄉皆余兄弟函致也時三月杪鄉人僉謂賊不時除二麥皆入其手水田失時必成餓莩皆奮然起四月一日會城下

者數十萬明日衆愈盛城賊不滿萬乞去不許乞降又不許夜半逸出眾殲之奪門入復殲之於城西至蒼嶺東至臨海之白水洋賊屍積於路於水於田閒難以數計也其西鄉卡賊旱被鄉民殺盡屯東鄉者多逸入城而死是時吾邑首先克復東則郡城及黃太甯西則蒼嶺外四面皆賊報復之信一日數至驚魂未定而鄉閒索米穀之事起城之初復也城中物鄉民盡搬之吳氏樓三間爲賊積米處恨不能遽搬也故有是議每都積穀百石計五千石時穀每石八千何從得如許穀哉初四晚賊再至之謠作爭逸出城其米一時罄盡初六日鄉閒索穀者來矣每日六七百或千餘人不等各持械及火器闐聚余兄弟家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十八

陸續散千餘石始獲稍安後設席社廟邀各鄉妥議捐助守蒼嶺洋千餘員付三四百洋而馬鬣戒嚴矣初議蒼嶺一帶西鄉人守之馬鬣一帶城中及附近六都人守之始蒼嶺較緊黃太捐米本邑助捐俱萃於蒼嶺邑團出嶺四次殺賊頗奮賊遂退入東陽九月以後勢遂萃於馬鬣時則人心已懈財力亦漸乏馬鬣駐守者三四百人有警則數千或萬餘赴堵城中人獨當之獵月之役代理縣事從九徽人鮑姓赴地挑釁賊幾大至賴城團數萬亟赴之賊始退鮑欲揜敗爲功而計不遂恨城中人次骨

後鮑於明年夏養其馬於至聖廟邑人稟

府始以輿情不協物議沸騰撤任

是後賊勢亦漸衰矣同治二年正月右撫軍之兵捷於龍游金華之賊亦遁邑

始解嚴慶更生矣蓋普天下以民團勦賊克復城垣者自吾邑
始秦提督報捷摺云由是浙東漸有轉機左撫軍謂道路梗塞
愧不能遣一旅相助諭旨亦謂該紳民深明大義殊堪嘉尚著
督撫亟擇尤保舉候破格施恩側聞大吏入告循例廣額台屬
文武各永加學額三名

仙文十二名為十五名
武八名為十一名

光緒僊居集

卷十二

文內編 雜記

十九